

閱讀美國

劉再復著

范曾題



阅读美国

刘再复 著

福建教育出版社·福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阅读美国/刘再复著. —福州: 福建教育出版社,
2009. 11

(刘再复作品)

ISBN 978 - 7 - 5334 - 5225 - 4

I. 阅… II. 刘…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16595 号

阅读美国

刘再复 著

出版发行	福建教育出版社 (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网址 www.fep.com.cn)
出 版 人	黄旭
发行热线	010 - 62027445
印 刷	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(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编 276017)
开 本	635mm × 965mm 1/16
印 张	15
字 数	158 千字
版 次	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 - 7 - 5334 - 5225 - 4
定 价	2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读者服务部 (电话: 010 - 62027445) 联系调换。

用穿越过艰难岁月的生命阅读，用滚过泥巴、滚过革命风烟的生命阅读，用被饥饿煎熬过的生命阅读，的确会读出不一样的东西。

序

用生命阅读美国

父亲（刘再复）常和我说，作家大约有三类：一是用头脑写作的；二是用心灵写作的；三是用全生命写作的。他说他最喜欢用全生命写作的作家，也喜欢用心灵写作的作家。其实，这种分类也可用于阅读。父亲作为一个读书人，他的阅读虽然也用头脑，但多半是用心灵与生命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他在观察大自然与社会时，也喜欢用读书人的生命视角。出国前他写《读沧海》，把海洋视为大自然不朽的经典，真读出新意。出国后他又把美国和世界作为一部大书，不断阅读。阅读时表面上看用的是头脑，实际上用的是生命。用穿越过艰难岁月的生命阅读，用滚过泥巴、滚过革命风烟的生命阅读，用被饥饿煎熬过的生命阅读，和我这种纯粹在书本里讨生活的人阅读相比，的确会

读出不一样的东西。我陪父亲到华盛顿参观杰弗逊纪念馆，同样面对墙上杰弗逊总统的名言，他读后就激动不已，就抄录，就“硬译”，就按照他的理解用中文表述给我听：“在人类文化的大书中，诚实是它的第一篇章”，“在美国的字典里，没有绝望二字”，“我向上帝宣誓，我憎恨和反对任何形式的对于人类心灵的专政！”经过父亲的表述，这位已故的美国总统的思想更带情感色彩。如果不是用生命阅读，绝对不可能如此进入角色。和父亲一起站在杰弗逊纪念馆两个多小时，才明白用生命阅读是什么意思。我记得少年时读小说，还常为书中人落泪，那时尚能用生命参与阅读。到了美国后，读书为了获取硕士、博士学位，满脑子是概念与逻辑，阅读时与书中人物情感拉开距离，反而只用头脑不用生命了。看到父亲年龄大了，阅读人间还有一股生命激情，真是觉得父亲童心未泯。因为保持着好奇的眼睛，所以他的《漂流手记》才一本接一本。《阅读美国》应当算是第七卷了。

中国的大门打开之后，到美国的学子和各类人员愈来愈多。凡是到过美国的，都乐意谈论美国。尽管对美国的认识差别极大，有衷心喜爱的，有十分失望的，有爱恨交织的。不管怎样，总还是喜欢评述它，因为它毕竟是个巨大的存在，对人类生活产生着无与伦比的影响的存在。美国虽是透明度最高的国家，但要真正了解她，也并不是容易的事。有些在美国司空见惯、极为平常的事，父亲却觉得特别可贵，如 how do you do、excuse me 等口头语，他就觉得这是一种生活之盐，美国的肌理。父亲虽然用生命看美国，目光带着个性，但他毕竟是人文知识分子，天生有一种价值中立的立场，因此阅读美国时又带着中

性的眼光，既看到美国的自由价值，觉得地球上有这一自由的参照系是幸事，又看到美国滥用自由导致荒诞的一面，意识到站立于北美大地的强大国度并不就是理想国。通过美国，父亲看到人类的困境，这不是某个层面的困境，而是全面的困境。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，生存的压力也跟着增大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在物质的灿烂灯光下，人类的童年在缩短，少女的气质变得粗糙，孤独的富人对狗（宠物）很好，对人却很坏。现代化、全球化的热情如果导致人间的冷漠，那么这种“化”还有什么意义？父亲写《抽烟的少女》，挖苦“宠物癖”，调侃“富人喜剧”，批评“科技狂妄症”，他看到一个太实用的国家也往往太缺少诗意。

最近几年，父亲的思想一直在往前走，特别是往生命的内心深处走。本书的《醉卧草地》一章，看起来特别轻快，却给我们一个信息，这就是他已把生命语境看得大于历史语境与国家语境，而他自己的生命也在不断的感悟中获得更大的自由。在此心境下，他既爱中国，也爱美国，对所有的生命都怀着慈悲之情而无功利之思，对于美国也是这样，正如他所说，偌大的美国，对于他来说，只是一部可供阅读的大书和一片可供自由驰骋思想的草地。草地是父亲心中的自由图腾。草地不仅有利于他的身体健康，也有利于他的灵魂的健康。

最近两年，他到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担任客座教授，但没有停止对美国的关注，他在和我的通信对话中常常谈论“9·11”事件后的美国。可惜我们的通讯此次多数不能收入书中。我希望父亲回美国后能继续阅读北美大地，把中国这部大书与美国这部大书，作比较

性的阅读，这应是人生的乐趣。父亲引用邹谠教授告诉他的话说：中国与美国在一百多年来的关系，很像朱丽叶与罗密欧的故事。这一比喻，并非全是浪漫与虚妄，《阅读美国》中涉及两国的今天与未来的文字，都可以听到作者关于和平与安宁的呼唤，呼唤的背后也是对生命的爱与信赖。

刘剑梅

2002年5月16日于美国

一种真实的行为语言，没有标点，没有文采，没有铺设，却否定了一个权力帝国与金钱帝国。《石头记》的故事，其实是一块多余的石头否定一个欲望横流的泥世界的故事。

前 言

第二生命三部曲

朋友们都知道，我把 1989 年的漂流当作第二人生的起点。十二年过去了，想想这段岁月，觉得新的生命路程依稀可分为三步：第一步算是走过了，走得有点不平静；第二步正在走，而且愈走愈深；第三步仿佛刚刚开始，还不知能走多远。倘若把三步路程加以诗化，便是第二生命的三部曲。

—

第一步是“出走”。四十八岁的时候，我于风烟弥漫中留下一种

行为语言，这就是辞国出走。从小就牙牙学语，学乡语，学国语，学诗语，学论语，就没有学过扭转生命形态的行为语言。于是，行为过后便狼狈不堪，陷入孤寂与惊慌，心神动荡了整整两年。在思绪无定中，有几个名字帮助我镇定下来，这就是释迦牟尼、贾宝玉、托尔斯泰。此时应当郑重记下一笔。他们都是出走的伟大先驱，都给人间留下阔别家园的行为语言。这些人本是王子、贵族、思想巨人，名尊位赫。在世俗的眼里，他们皆高坐于社会塔尖，幸福极了。宫廷御苑，峨冠博带，奴仆庄园，锦衣玉食，应有尽有，还有什么可不满不安的？但他们却偏偏不满不安。不过，这是灵魂的不满与不安，他们的出走，正是灵魂的大诉说，无言无语无尽的诉说。许多后来者研究他们的思想、言论，却忽视他们的大行为语言。其实，他们的思想深海与情感深海全在告别的行为语言中。其行为所蕴涵的徘徊、彷徨、决断、否定、拒绝、期待、向往、痛苦、忧伤、勇敢、怯懦以及灵魂的紧张、分裂、冲突、论辩、呐喊、呼叫等等，都远比文字著作丰富厚实得多。

我虽然未能把握其“出走”的全部内涵，但从他们的行为语言中确实获得了灵魂的力量。

释迦牟尼走出宫廷之后，充当什么“社会角色”呢？通常只知道他修行播道，是个“大师”，忘记他首先是个乞丐，如《金刚经》所言，他“着衣持钵，入舍卫大城乞食”。佛祖开始也是人，不化缘靠什么过日子？不过，从帝王盛宴到碗钵粗食，确实是巨大的落差，而释迦牟尼在落差中具有怎样的心境呢？他的永远的笑容和他的弟子对着他的“拈花”发出会心微笑告诉了我们一切。他的灵魂显然感到安

宁与自在。他所持的“钵”，不是权力，而是和人间沟通的桥梁，他一定会为自己和社会底层息息相关而高兴。说到乞食一事，人们只知道富人施舍他，不知道他也施舍富人，即施与富人可行慈悲的机会。所以，与其说释迦牟尼是穷人的救星，不如说是富人的救星。这一层是我读了多年的《金刚经》才悟到的。佛教信徒对“拈花微笑”作了无数的阐释，而我却只要得到释迦牟尼内心透彻的信息就够了。发自内心的幸福未必与皇冠及种种桂冠相连，但一定与大地上亿万生灵淳朴的憧憬相通。当我们的眼睛仰望宫廷以为它是天堂的时候，这位王子则看到宫廷是牢狱，走出牢狱怎能不衷心微笑？悟到大宇宙中的个体如恒河沙粒而这一沙粒该如何得大自在，怎能没有又是一番微笑？

贾宝玉居住的父母府第，是江南第一大贵族府第，而宝玉本身又是府中的第一快乐王子。荣国府虽不是宫廷，但府中布满峥嵘轩峻的厅殿楼阁和蓊蔚湮润的花木山石，还有成群成队的男仆女婢，却胜似宫廷。家道中落后虽减少了气象，但仍不失为钟鸣鼎食的浮华之家。然而，即使是处于全盛的黄金时代，贾宝玉也不迷恋这个家，胸前的玉石丢失了几回——他的灵魂早已出走了好几次。他被视为性情乖僻的异端，实际上心中拥有万种真挚情思。一个又一个清澈如水的诗化生命在面前毁灭，自己还顶着桂冠如行尸走肉，这还有人的样子吗？千里长棚下的华贵筵宴，世人闻到的全是香味，偏是快乐王子闻到朽味与血腥味？一个处于如此环境中的身心怎能不分裂、不迷惘？怎能不寻求解脱？如果说，林黛玉最后的行为语言是焚烧诗稿，用一把火否定她生存过的世界，那么，贾宝玉则是用一走了之的行为语言否定

父母府第内外人们所迷恋与追求的梦幻世界。一种真实的行为语言，没有标点，没有文采，没有铺设，却否定了—个权力帝国与金钱帝国。《石头记》的故事，其实是一块多余的石头否定—个欲望横流的泥世界的故事。贾宝玉的出走，乃是走出争名夺利的泥世界，被男人弄成肮脏沼泽的荒诞世界。

释迦牟尼和贾宝玉的出走是宫廷王子与贵族王子的出走，可说是青年出走，而托尔斯泰的出走则是八十二岁老翁的出走。1910年10月31日早晨，他突然离开沙莫尔金诺村，往高加索方向南行，可是，很快就在途中得了重病，11月7日就在梁赞——马拉尔铁路的阿斯塔波沃站逝世。当时的托尔斯泰可不是等闲之辈，而是一个已经完成《战争与和平》、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、《复活》等千古名著的托尔斯泰，—个名满全球、誉满全球的托尔斯泰，而且是一个拥有大群农奴与大农庄的托尔斯泰。他的名望高到什么程度？当他坐在海边时，高尔基看着他，觉得他仿佛便是上帝本身。然而，正是这个可以“乱真”上帝的人，整天寝食不安，灵魂动荡无休，最后登上一列通往死亡的火车，诀别家园。他的这一行为语言—直是—个谜，让酷爱他的读者目瞪口呆。这是怎么了？我们尊崇的精神偶像发疯了吗？我们为之倾倒的娜塔莎、安娜·卡列尼娜和玛丝洛娃，也不能留住他吗？对着这个谜，我思索了整整十年，从1989年踏上美国的土地在密歇根湖畔就开始思索，每次思索都激动得灵魂打战。此时，我要说：我爱出走前的托尔斯泰，但更爱出走后的托尔斯泰。托尔斯泰是—个边写作边否定自己的大作家，他最后的出走是—部最精彩的自我批判与社会批判的大书。

和贾宝玉一样，托尔斯泰在双脚尚未走出家园时，灵魂已多次走出家园。五十岁左右，他的灵魂就经历了一次爆炸性的地震，一次对自己的彻底否定。他突然觉得生命面临深渊，他能呼吸，能吃能喝能睡，但不能生活下去了。“我，身体强健而幸福的人，感到再不能生活下去。”他感到有一种无可抑制的力量硬要把他推向生命之外。为了抗拒这种力量，他把家里的绳子藏起来，以防自杀。托尔斯泰的思想为什么如此激荡？为什么如此急于想走出自己的生命？原来，他正受到一种巨大的、无形的压抑，这就是良知的压抑。他不仅看到乡村也看到大都市底层贫民的惨状。他看到惨状下的生命没有生活。惨状刺激着他，“我们在吃肉，他们却在挨饿”，他受不了，“人不能这样过活”，他对朋友叫喊、号哭、挥动拳头，完全陷入绝望。他必须出走，只有出走才能使他从绝望的感受中走出来，也只有出走，才能使他与污浊的现实图景拉开距离。因此，他的最后的行为语言，我们可以读作对外在世界情景的内心拒绝，尽管这种情景无可更改，但还是要拒绝。除了近乎神经质的慈悲之外，他还极端憎恶自己，觉得自己也在过着另一种形式的非人生活：和没有灵魂的所谓作家诗人鬼混，和奴役人间的各种奴隶主共谋，甚至当人生已变得毫无意义时还幻想艺术会有意义。他把这一切都写成了《忏悔录》。

比托尔斯泰的否定更彻底的是王国维。托尔斯泰面临绝望的深渊时，还把绳子藏起来，不想死，而王国维却坦然踏进昆明湖，直赴死亡深渊。王国维和托尔斯泰一样，也感到有一种力量把他推向生命之外，但他不屈服这种力量。同样也是在五十岁之际，他决定把这种力

量从自己的生命中驱逐出去。过去，我和一些历史学者一样，曾泛泛地说王国维是清王朝的遗老，跟不上时代步伐，终于被历史所抛弃。而现在，我才明白，他不是被历史所抛弃，而是把历史从自己的生命中抛掷出去。也就是说，王国维投湖自杀这一行为，是一种更彻底的出走形态。他是个先知，他已在大时代的风潮中闻到血腥味，他显然预感到叶德辉的头颅被砍断之后，下一步要轮到他了。“义无再辱”，他要保护自己的自由人格和生命尊严，就得把历史抛出去，防止血雨腥风进入自己的躯壳。而要做到这一点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果断地从自己的躯壳中出走，走到另一个未知的干净世界。陈寅恪感佩王国维的这种精神，从而承继了这个彻底出走者的魂魄。

释迦牟尼、贾宝玉、托尔斯泰、王国维的行为语言，写在天空、大地上。这种无字之书常被人们忽略，但我却看到其中密密麻麻的诗行和质疑人间荒诞的大问号。这种语言不是文字，但比文字更美丽更壮阔。多年来，我自信心灵状态是好的，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受到这几部无字之书的鼓舞。尽管我的行为语言和他们相比微不足道，但从他们的无言之言中却明白我所走的第一步并非没有理由，走出家园的第一个脚印并不苍白。

二

无论是释迦牟尼、贾宝玉，还是托尔斯泰，他们的出走，都不是被放逐，而是自我放逐。贾宝玉出走后到哪里去，心情如何，无可查

证。托尔斯泰出走后不久就逝世了，未能留给我们出走行为的下篇语言，真是遗憾。唯有释迦牟尼，充分地展开出走后的伟大人生。释迦牟尼的出走，是最完整的出走。他的行为语言后半部首先启迪我：自我放逐后其实不是放逐，而是自我回归：回归到生命尊严可以立足之处，回到心灵可以自由驰骋之处，回到脑汁、胆汁和其他生命液汁可以自由投放之处。释迦牟尼真的得大自在，难怪他拥有永远的笑容。

当我意识到自我放逐也是自我回归的时候，心境一下子变了，我也有理由从情感深处发出微笑：我在落基山下，仿佛什么都没有，可是我却拥有一种梦寐以求的安静与自由表达的权利。自由表达，这是怎样的价值，我一直找不到相应的字眼来形容它。但我知道，当我拥有它的时候，我便回到生命的高贵之中。凭这一点，就应当高兴，就应当像佛陀那样与朋友、学生做拈花微笑的心灵游戏。

在自我回归的路上，我特别要感谢我国的伟大哲学家老子。拥有自由表达的权利，这仅仅是个前提，从这一前提出发，该回到哪里去？我在这个问题面前徘徊了好久，是老子告诉我：“复归于婴儿”——你应回归到婴儿状态。《道德经》一次又一次地发出这样的呼唤。伟大的先哲从根本上启发我，我真的按照他的呼唤给自己提出返回童心的口号，并开辟了两个童心向度：一是返回到刚来人间那最初的一刻，找寻那一瞬间柔和的目光，未被世俗的尘埃与知识的尘埃所污染的目光。二是返回《山海经》时代故国最本真、最本然的精神文化，精卫、夸父所代表的没有世俗包袱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文化。真的走“出来”了，又真的返“回去”了。在异邦的土地上，我真的以全部

生命拥抱女娲、拥抱精卫、拥抱夸父与大禹，从拥抱《山海经》一直到拥抱《红楼梦》，中间还有魏晋风骨、明末性情、禅宗慧悟等英华精粹。以往读的是“老三篇”，这回读的是“老三经”：《山海经》、《道德经》和《六祖坛经》。对于古代经典与古代英雄故事，我不再用头脑去阅读，而是用生命去阅读，用曾经在艰难困苦的风恶浪中滚打过的生命去阅读，因此，都读出心得与力量。

在回归之旅中，我除了与创世纪的原始英雄们相逢之外，还与老子、嵇康、达摩、慧能、李贽、曹雪芹等伟大的灵魂相逢。我第一次向他们深深鞠躬，并和他们的灵魂展开论辩和对话。我走进他们的身体里，他们也走进我的身体里，他们就是我的祖国，我的故乡，我的文化。于是，我非常具体地感到祖国、故乡就在我的身躯里，也非常具体地感到祖国、故乡和我来到另一片土地。祖国具体到伸手就可触摸得到，故乡也充满质感。因为有这种感觉，我便抽象出两个概念，原来，祖国可以分为物质结构的祖国和性情结构的祖国，我虽然告别物质结构的祖国，却回归到性情结构的祖国，而这个祖国此刻就在我的骨髓深处。背负着祖国，我从东方的天涯走向西方的天涯，走得愈远，就回归得愈深。走到后来，自我、祖国、故乡、婴儿、自由之神，全汇合成一处，那正是我生命的大同世界。

我国的伟大诗人屈原被放逐之后，似乎没想到放逐与回归可以相通。倘若他像释迦牟尼那样意识到走出宫廷之后世界会变得更大，天地会变得更广阔，完全可以借被放逐的时光回到生命的本真处与自由处，他的《离骚》一定会有另一番精彩的变奏。我虽崇敬屈原，但不

会和他的灵魂一起生活在永远的乡愁之中，倒是要给他一个“回归”的提议。一定要走出来，也一定要走进去，生命的诗意就在这出出入入的内在神游之中。

三

说完第一步的“出走”和第二步的“回归”，该说第三步了。如果也需要给这一步命名，那就是“嫁接”了。嫁接东方与西方两种文化与情感，让两种文化在我生命的土壤中一起生长，也许是日后该多想多做的事。

就在回归故国精神本源而与老子、慧能、贾宝玉等伟大灵魂的相逢中，我发现他们有和基督一样的身影和血液。老子诞生得比基督早暂且不说，而慧能、贾宝玉简直可以说是东方基督，他们的大爱之心与慈悲之心哪一点比基督逊色？慧能虽是宗教领袖，但他并不迷信教门偶像，更不向往宫廷桂冠和大师名号，连传宗接代的衣钵也不在乎。贾宝玉则爱一切人与宽恕一切人，连“劣种”兄弟贾环和欲望的化身薛蟠也不视为“异类”。伟大灵魂的深渊，流淌着一样清澈的泉水，其灵犀本就相通。我既漂流海外，穿梭于东、西方之间，本就应当特别留心这相通处。

慧能可以和基督“嫁接”，也可以和卡夫卡“嫁接”。慧能提示说：佛就在你心中。你的全部努力就是释放出你的心中之佛，你就是你的解放者。而从卡夫卡那里，我也得到同样的启迪。卡夫卡一生没

有离开过布拉格，可是他却最深切地感悟到全人间变形变态的苦痛；他没有到过美国，却写出描述美国的精彩小说，道破人类的共同困境。这就是因为他的灵魂大门打开了，自由之神与艺术之神从他心中释放出来了。他的作品是人类寓言，他的人生则是一部精彩传奇。无论是慧能还是卡夫卡，都告诉我：传奇在内不在外，你一生该做的事只有一件，这就是把你内心的“佛”与“神”请出来。所谓传奇，并不是从历史情节中产生，而是从内心深处流出。能打开灵魂的闸门，能穿越内心深处的关卡，传奇就诞生了。正是在精神深处，我感到自己可以有作为，在沟通与嫁接上有所作为。

出走时，我在空间上从东方走到西方；回归时，我在时间上从现代走向古代；嫁接时，古今中外则全汇聚在此时此刻。我漂流到哪一点上，说不清楚，但漂流之路愈走愈宽则是可以肯定的了。

虽然已到六十耳顺之年，但觉得一切都还在生长，尤其是思想年龄，其实还不到二十岁，更觉得粗嫩。过去所做的一切，都在开掘生命潜力，不是愈开掘愈老，而是愈开掘愈有青春泥土气息，将来开掘到深处，发现东西方文化的血脉在自己身上打通，内心深处的韵律与宇宙深处的节奏可以共鸣共振，说不定又会发现生命尚有新的路程，又有一番喜悦。没有终点，这大约是漂泊者的宿命。

刘再复

2002年2月